

三朝名臣言行錄

一





2 040 3035 1

三朝名臣
言行錄

四部叢刊初編史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
海鹽張氏涉園藏宋本

三朝名臣言行錄總目

第一卷

一之一

丞相魏國韓忠獻王

齊

第二卷

二之一

丞相韓國富文忠公

齊

二之二

丞相歐陽文忠公

備

第三卷

三之一

太師潞國文忠烈公

齊

三之二

丞相趙康靖公

集

三之三

丞相吳文肅公

奎

三之四

丞相張文定公

方平

第四卷

四之一

樞密胡文恭公

宿

四之二

端明蔡公

襄

四之三

尚書王懿敏公

素

四之四

集賢學士劉公

微

第五卷

五之一

丞相唐質肅公

介

五之二

丞相趙清獻公

朴

五之三

御史中丞呂公

海

五之四

御史中丞彭公

思永

五之五

內翰蜀郡范忠文公

集

第六卷

六之一

太傅魯國曾宣靖公 公亮

六之二

丞相荆國王文公 安石

第七卷

七之一

丞相溫國司馬文正公 光 諱諱大夫司馬公 廟附

第八卷

八之一

丞相申國呂正獻公 公著 諱諱呂公希哲 廟附

第九卷

九之一

中書舍人曾公 華

九之二

內翰曾文昭公 華

九之三

內翰蘇文忠公 軾

九之四

門下侍郎蘇公 軾

第十卷

十之一

丞相康國韓獻肅公 絳

十之二

門下侍郎韓公 絳

十之三

中書侍郎傅獻簡公 光俞

十之四

尚書彭公 汝礪

第十一卷

十一之一

丞相范忠宣公 純仁

十一之二

尚書左丞王公 存

十一之三

丞相蘇公 頌

第十二卷

十二之一

丞相劉忠肅公 摯

十二之二

樞密王公 堯叟

十二之三

諫議劉公安世

第十三卷

十三之一

內翰范公祖禹

十三之二

侍郎鄒公浩

十三之三

諫議陳忠肅公瑋

第十四卷

十四之一

康節邵先生雍

十四之二

審學陳公襄

十四之三

祕書丞劉公拯

十四之四

節孝徐先生積

十四之五

正字陳公師道

三朝名臣言行錄總目

三朝名臣言行錄總目

第一卷

一之一

丞相魏國韓忠獻王

時

第二卷

二之一

丞相韓國富文忠公

紹

二之二

叅政歐陽文忠公

儲

第三卷

三之一

太師潞國文忠烈公

并傳

三之二

叅政趙康靖公

樂

三之三

叅政吳文肅公

奎

三之四

叅政張文定公

方平

第四卷

四之一

樞密胡文恭公

宿

四之二

端明蔡公

襄

四之三

尚書五懿敏公

素

四之四

集賢學士劉公

微

第五卷

五之一

叅政唐質肅公

介

五之二

叅政趙清獻公

朴

五之三

御史中丞呂公

諱

五之四

御史中丞彭公

思未

五之五

內翰蜀郡范忠文公

鎮

第六卷

六之一

太傅魯國曾宣靖公公亮

六之二

丞相荆國王文公

安石

第七卷

七之一

丞相溫國司馬文正公

光諱議大夫司馬公康附

第八卷

八之一

丞相申國呂正獻公

公著諱諱呂公希哲附

第九卷

九之一

中書舍人曾公

華

九之二

內翰曾文昭公

華

九之三

內翰蘇文忠公

軾

九之四

門下侍郎蘇公

軾

第十卷

十之一

丞相康國韓獻肅公

韓

十之二

門下侍郎韓公

韓

十之三

中書侍郎傅獻簡公

亮俞

十之四

尚書彭公

汝礪

第十一卷

十一之一

丞相范忠宣公

純仁

十一之二

尚書左丞王公

存

十一之三

丞相蘇公

頌

第十二卷

十二之一

丞相劉忠肅公

鞏

十二之二

樞密王公

堯叟

十二之三

諫議劉公安世

第十三卷

十三之一

內翰范公祖禹

十三之二

侍郎鄒公浩

十三之三

諫議陳忠肅公瑋

第十四卷

十四之一

康節邵先生雍

十四之二

賓學陳公襄

十四之三

祕書丞劉公恕

十四之四

節孝徐先生統

十四之五

正字陳公師道

三朝名臣言行錄總目

三朝名臣言行錄卷第一之一

丞相魏國韓忠獻王

王名琦字稚圭相州安陽人中天聖五年進士第二人授將作監丞通判淄州改太常丞直集賢院監左藏庫徙開封府推官遷度支判官景祐三年除右司諫供職寶元二年擢知制誥知審刑院益利路大飢爲體量安撫使康定元年西邊用兵爲陝西安撫使尋加樞密直學士充經略安撫副使同管勾都總管司事降知秦州兼秦隴都總管沿邊招討等使慶曆二年改除秦州觀察使數月復爲樞密直學士充陝西四路都總管經略招討等使明年召拜樞密副使除資政殿學士知揚州徙鄆州真定府定州皇祐五年授武康節度使知并州徙相州除樞密使嘉祐三年拜集賢殿大學士平章事六年進昭文相英宗即位封魏國公神宗即位除鎮安武勝等軍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改

淮南節度使判永興軍復判相州徙大名府熙寧六年復請相八年薨年六十八贈尚書令配饗英宗廟庭上親製神道碑以賜之題碑額曰兩朝願命定策元勲之碑徽宗朝追封魏王

公自幼而孤鞠於諸兄既長能自立有大志端重寡言不好嬉弄所學不用力而過人性淳一無邪曲孝于其母悌事諸兄皆不教而能李清日撰行狀

天聖五年仁宗初臨軒試進士公年二十名在第二時唱名第一甲方終太史奏曰下五色雲見左右從官皆賀於殿上家傳

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爲顯職公獨滯於筦庫衆以爲非宜公處之自若不以爲卑冗職事亦未嘗苟且禁中須索金帛皆內臣直批聖旨下庫無印記可以考驗公奏曰天禧中嘗專置傳宣合同一司關防甚嚴官物非得合同憑由不可給後相習爲弊廢而不行願復舊制詔從之舊有監秤內臣一負綱運至必俟監秤始得受

納內臣往往數日不至寶貨皆暴露廊廡
遠方衙校苦於稽留公奏罷之災傷州郡
所輸物帛不如度者例猶追剝公請蠲之

傳家

徙開封府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流浹背府

尹王博文大器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

治民如此真宰相器也

胡氏傳家錄

以右司諫供職勸上明得失正朝廷紀綱

親近忠直放逐邪佞時災異數見公以災

變屢發主於執政者非才累言於上未

見納公又奏曰豈陛下擇輔弼未得其

人邪若杜衍范仲淹孔道輔宋郊胥偃眾

以爲忠正之臣可備進擢不然嘗所用者

王曾呂夷簡蔡齊宋綬亦人所屬望也章

十上不報公乃抗疏乞出疏示中書敕御

史臺集百官會議上乃罷宰臣王隨陳

堯佐參知政事韓億石中立等四人者

○王巖叟編別錄云公嘗言天下事不如人望者多

仁宗朝王隨陳堯佐爲輔相皆老病而不和中書事

既論罷之天下望在王沂公呂申公杜祁公范希文

而公亦引薦之及宣麻曰乃張士遜昭文章得象集

賢宋庠晁宗憲衆政天下大失望是時朝廷欲以公

爲知制誥寵其盡言公曰諫行足矣固取美官非本意也人其謂何語聞遂寢

時災異數見朝廷但齋醮禳謝公既上疏極

論又聞大慶殿建設道場公奏前世祈禱

之法必徹樂減膳脩德理刑下詔求言側

身避殿始可轉禍爲福願法而行之宮中

宴飲亦望節減不獨仰奉天戒實可上安

聖躬且大慶殿者國之路寢陛下非行

大禮被法服則未嘗臨臣下非大慶會則

不能一至于庭豈容僧道凡庸之人繼日

累月喧雜于上非所以正法度而尊威神

也今後設醮望於別所安置上嘉納之

傳家

公又言賞罰當從中書出今數聞有內降不

可不止王曾蔡齊宋綬當世名臣宜大用

上納其說王沂公見公論事切直有本末

喜謂公曰比年臺諫官多畏避爲自安計

不則激發近名如君固不負所職諫官宜

若此沂公天下正人公得此益自信

紀行

民間復作銷金服玩公請以先朝舊制禁絕

之乃下詔申諭未幾有犯者開封以刑名

未明申請審刑院議止徒三年公奏大中

祥符八年勅犯銷金者斬請復用之傳家

詔同詳定阮逸胡瑋等所造鍾律公論曰

祖宗舊法遵用斯久屬者徇一士之偏議

變數朝之定律臣切計之不若窮作樂之

源爲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物熙洽海

內擊壤鼓腹以歌太平斯乃上世之樂可

得以器象求乎既達其源又當究今之所

急國家方憂寧一久弛邊備犬戎之性豈

能常保願 陛下與左右弼臣緩茲求樂

之誠移訪安邊之議急其所急在理爲長

遂詔將來南郊且用和峴舊樂傳家

發解開封府舉人時惟禮部貢院置封彌謄

錄二司開封止有封彌官公請並設謄錄

司以示至公從之傳家

侍御史袁素言乞依賈昌朝所奏取景德至

景祐年凡百用度較其出入省罷不急詔

公與張若谷任中師同三司詳定公謂景

德以來歲月已深文案必不完具若俟齊

集而議徒成淹久但考見今日實爲浮費

自可裁度 上聞如故將相戚里之家多

占六軍等耗縣官衣糧爲私家僕隸在京

不啻數千人若此類何必待景祐文書較

計邪詔從之又言自古興儉以勸天下必

以身先之今欲減省浮費莫如自宮掖始

請令三司取入內侍省并御藥院內東

門司先朝及今來賜予支費之目比附酌

中皆從減省無名者一切罷之詔禁中支

費只入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同相

度減省報詳定所其臣僚支賜即許會問

入內侍省施行傳家

公爲諫官三年所存諫藁欲斂而焚之以効

古人謹密之義然恐無以見人主從諫之

美乃集七十餘章爲三卷曰諫垣存藁自

序於首大略曰諫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

之傳家

知審刑院先是盜殺同黨旣已就捕例不抵

死公曰此但并有其貲或就滅其口非有

自新改過之心無足矜者請更議其法乃

詔盜殺其徒而不首者毋得原傳家

以益利路人飢爲體量安撫使公至則蠲減稅以募人入粟招募壯者等第刺以爲廂禁軍一人充軍數口之家得以全活擡劍門關民流移而欲東者勿禁簡州艱食爲甚明道中以災傷嘗勸誘納粟後糶錢十六餘萬歸於常平公曰是錢乃賑濟之餘非官緡也發庫盡以給四等以下戶逐貧殘不職吏罷冗役七百六十人爲饘粥活飢人一百九十餘萬蜀人曰使者之來更生我也

傳家

李元昊初叛兵鋒銳甚中國久不知戰人心頗恐士大夫多避西行公使蜀道潼關歸奏事便殿上問西兵形勢公具以所聞對上即曰朕比憂乏人按邊卿其爲朕往授陝西安撫使趣上道公勇敢自効馳至延安則羗已解圍去然士氣沮傷將吏往往移病求罷職公即選練材武治戰守器慰安居人收召豪傑與之計議檄諸郡完城郭如河北始設烽燧以候虜先是大將劉平戰北或誣其叛去遂錮守平妻子

具獄河中府公力辨白釋之錄戰死者賻恤賞贈邊臣皆勸范雍守延州朝廷以爲不能欲以趙振代公奏曰振奮勇可使搏戰非謀議守邊才願留雍以觀後効無已則起范仲淹爲可臣爲國家憂非私仲淹也若涉朋比誤陛下事當族慶人陳叔慶等陳邊防策旣而補官東南公奏曰忠義憤懣爲國獻計雖稍收用乃置于僻左實羈縻之非所以開示誠意徠人才也又奏罷率馬令以寬民力及裁處它利害甚悉上益知公可辦大事

狀行

康定元年五月天子命夏竦都護西師而以公副之未幾遣學士晁宗慤內侍王守忠督出兵攻賊公曰如詔意爲便不則元昊聚兵出不意攻我我倉猝赴敵必敗合府爭曰承平久不習戰羗寇暴起今將與兵來訓講其可深入客關乎願謹關塞以歲月平之公所論不得用使持奏還而元昊掠鎮戎軍偏將劉繼宗逆戰果不利詔下切責俾以進兵日月來上衆復會議

曰軍事雖可擇便宜行之然大計亦不當遽乃畫攻守二策求中決公馳驛奏闕下上許用攻策已而執政以爲難公不得已獨上章曰元昊竊數州精兵不出四五萬餘皆婦女老弱舉族而行我四路之兵不爲少分戍數十城塞彼聚而來故常衆我散故常寡相遇每不敵是以元昊能數勝今不究此失乃待賊太過以二十萬重兵惴然坐守界壕不敢與虜確臣實痛之願更命近臣觀賊之隙如不可不擊則願不疑臣言奏雖不下知兵者以公說爲然

狀行

遇伏遂戰死嫉公者乞置公大罪後大帥使收餘兵得檄福衣帶間封上之安撫使王公堯臣亦以實奏朝廷知罪在諸將止左遷右司諫知秦州

狀行

公在秦增廣州城以保固東西市招輯屬戶益市諸羗馬討殺生羗之鈔邊者厲兵以待賊訖公去秦賊不敢窺秦塞爲盜

狀行

慶曆二年陝西四帥皆改觀察使公爲秦州

觀察使曰吾君憂邊臣子何可以擇官獨

不辭

行狀曰又家傳云公上表謝曰辭之則有可疑之迹擬希希未進用之嫌受之則有從權之

名協軍孫稱呼之便

初京師所遣戍兵脆懦不習勞苦賊常輕之目曰東軍而土兵勁悍善戰公奏增土兵以抗賊而稍減屯戍內實京師又以龍竿城據衝要乞建爲德順軍以蔽蕭關鳴沙之道既任事又歲補月完甲械精堅諸城皆有備賞罰信于軍中將亦習聞識形勢每出輒有功勇氣倍于初時公方建請於鄜慶渭三州各以土兵三萬爲一軍軍雖別屯而耳目相通爲一視虜所不備云出

擣之破其和市屠其種落困撓其國因以招橫山之入度橫山墮則平夏兵素弱必不能支我下視興靈穴中免尔章既上又與范公定謀益堅而元昊黠賊知不可敵亦斂兵不敢輒近塞

狀行

丞相范公純仁治平中爲御史坐言事謫通判安州嘗言康定間元昊寇邊韓魏公領四路招討駐延安忽夜有人勢匕首至卧內遽褰幃帳魏公起坐問誰何曰某來殺諫議又問曰誰遣汝來曰張相公遣某來蓋是時張元夏國正用事也魏公復就枕曰汝携予首去其人曰某不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出明日魏公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報城櫓上得金帶者乃納之時范兄純祐亦在延安謂魏公曰不治此事爲得體蓋行之則沮國威今乃受其帶是墮賊計中矣魏公握其手再三嘆服曰非琦所及

史寶

爲韓范 仁宗知公文勞于外遣使密諭

旨曰卿孤立無人援薦獨朕知之行召卿矣明年春與范公同召拜樞密副使公自請捍邊至五表不聽既至又與范公伸前議同決策 上前期以兵覆元昊會夏國送款公謀不果用范公每恨齟齬功不就故作閎古堂詩叙其事傳于世

狀行

時邊事雖欲講解元昊猶上書邀朝廷其輕者欲自建元爲父子呼元卒及令我使與陪臣爲列二府遽欲從之公獨謂不可許數廷議衆尚不從公持之愈堅故晏丞相至變色而起公守所見不易卒殺其禮如

公言

狀行

初夏人方議講和公以謂邊備不可弛請與范公俱出按行遂命公宣撫陝西范公宣撫河東范公請益兵數萬屯河陽蒲中及以兵從公以爲不必請兵 上前議未合退於殿廡中范公猶爭以爲非益兵不可公曰若爾則琦乞自行不用朝廷一人一騎范公色忿欲再請對道公語公笑止之

會杜祁公富韓公贊公說卒不發兵范公

亦不以爲忤也

家傳○又別錄云公嘗爲門人語此事曰國家事鎮之則靜但

敢者少爾如希文亦未免有易動處

公既至關陝屬歲大飢群盜嘯聚商號之郊

張海郭貌山邵興衆數千人巡檢上官珙

與戰失利餘軍潰散藏匿山谷邵興揭榜

招誘商州錢監役兵公遣屬官薛向乘傳

往料簡之其舊係邊兵即令歸隸舊籍餘

並押赴陝府填諸軍闕額又遣人賁榜招

致上官珙下散軍諭以免罪歸所屬仍召

楊拙等將沿邊土兵入山捕張海邵興等

皆相繼殲滅關輔按堵是冬大旱河中同

華等十餘州飢民相率東徙出關公即選

官分詣州縣發省倉賑之又蠲賦役察官

吏能否者陞黜之又以兵數雖多而難以

疲老耗用度選禁軍不堪征戰者停放一

萬二千餘人後田況乞選諸路軍不堪戰

者爲廂軍云若謂兵驕久一旦澄汰恐致

亂則去年韓琦汰邊兵萬餘人豈聞有爲

亂者哉

家傳

時 仁宗以天下多事急于求治手詔宰相

杜行曰朕用韓琦范仲淹富弼皆中外人

望有可施行宜以時上之又開天章閣賜

坐咨訪絕務公條九事大略備西北選將

帥明按察豐財利抑佞倖進有能退不才

去冗食謹入官繼又獻七事議稍用而小

人已側目不安二府或合班奏事公必盡

言事雖屬中書公亦對 上指陳其實同

列尤不悅獨 仁宗識之曰韓琦性直

○又強至所編遺事云公言 仁廟御批朕用韓琦

富弼范仲淹皆公議人望之所歸九所議事仰章得

蒙杜行以下公心協力行之文正

蘇子美輩爲進奏院事發 仁宗爲護者所

惑夜遣中使散入大臣家捕同飲者公明日

對曰夜來聞遣官官遠京城捕館職甚駭

物聽此事但付有司自有行遣緣 陛下

即位來不曾做此等事何故今日陡如此

上色悔久之

錄別 公云諸人欲以進奏院事傾正黨宰相章得

象晏殊不可否賈昌朝叅政陰主之張方

平宋祁王拱辰皆同力以排至列狀言王

益柔作傲歌罪當誅公時在右府不與此事因兩府同對偶言益柔狂語何足深計校方平等皆陛下近臣今西邊用兵有何限大事不爲陛下論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其情亦可見

上遂釋然別錄

富鄭公安撫河北還至都門命守鄆公奏曰朝廷聞北虜點兵弼以忠義請行事畢歸奏去京師咫尺胷中籌策不得一陳於

陛下之前乃責補開郡四方不聞其罪曾無一人爲弼言者臣切爲陛下惜之累上不報

行狀

前此陝西帥鄭公戡以劉滄董士廉城水洛涇原守將尹洙狄青謂非便詔輟其役會戢罷兼涇原路二人猶城之青欲斬以徇不克戢論救于朝朝廷薄二人罪公曰二人者實違詔何可無罪列十事辨析後士廉詣闕訟而柄目爲之佐佑又屬公與當時有名大臣改更天下敝事僥倖者憚之故富公杜公相繼罷去公亦懇求補外

行狀

徙知鄆州京東素多盜捕盜之法以百日爲

三限限中不獲者抵罪盜未必得而被刑者甚衆公請獲盜盜者聽比折除過捕者有免刑之路故盜多獲朝廷著爲天下法至今用之

傳家

公自楊徙鄆自鄆徙鎮定所至設條教葺帑廩治武庫勸農興學人人樂其愷悌愛慕之如父母定州久用武將治兵無法度至于驕不可使當明公鎬引諸州兵平甘陵獨定兵邀賞資怨語幾欲譟城下公素聞其事以爲定兵不治將爲亂既至即用兵律裁之察其橫軍中尤不可教者梓首斬軍門外士死攻圍賻賞其家涅其孤兒使繼衣廩恩威既信則倣古兵法作方負銳三陣指授偏將日月教習之由是定兵精勁齊一號爲可用冠河朔京師發龍猛卒戍保州在道竊取人衣屨或飯訖不與人直至定公留不遣曰保州極塞嘗有叛者豈可雜以驕兵戍之易素教者數百人以往而所留卒未踰月亦皆就律不敢復犯法一府裨佐如狄青輩熟聞公平日語見